

附釋音毛詩註疏

十六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一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

子曰少暉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說佗曰命伯禽封於少暉

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暉之墟即

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與公少暉之墟曲阜封周公于伯

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

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曲阜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

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

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經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

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增於其處作庫高顯故

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

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

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

詳十一武王時一王命之冊述說亦惟告周公其後注云

謂初封伯禽也。閔宮云一曰叔父是爾元子俾侯于魯是

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

既克殷封周公且於少暉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

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

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

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

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

海岱及淮唯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

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

而遭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桐野。正義曰魯自伯禽

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山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

甫所薦鮮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

物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出家云伯禽卒子考

公苗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卒立十四年弟潰殺

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

獻公卒子真公禩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

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一

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三

宣公是為惠公卒子息妫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

魯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

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
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
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
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正義曰有駟喻僖公用臣必先
祿食振鷲言紮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信
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
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上功之事春秋經不
書者泮宮正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
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信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
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信十六年經書冬十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畧
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謀鄆日東行畧地今鄭言謀東
則鄭意言此會非自謀鄆且謀東畧以為二俱謀之信九
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
西為此會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為畧也此言謀
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
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信公無伐淮
夷之事故鄭推校早以爲淮會之謀東畧即是謀伐淮夷
既謀即伐故海遂也案左傳信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
歸使師取項○為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曰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
七年未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淮夷攸服則是
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畧者與諸
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
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信公
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
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信二十年新作南門
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編而崇○正義曰二十年
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恤實貫於故又曰新廟
奕奕奕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信公能遵伯禽之
法而牧馬門廟皆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門
事多廢則所發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編而魯所以
死後追頌若然新然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信公之
美者信公新作南門意在諸復古制但不從魯塞之時是於
禮為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
為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詒作門贊成
信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
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國人美其功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既言未編而魯乃
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信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

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
若在信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信公薨後也
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
之時為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出其年月不可
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群臣出使嘉好聘享
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
頌雖復告君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
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
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出文人
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曾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
文公時曾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花
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出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
之作而為此以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為政之本又善於任賢
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備教征伐故次
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
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四篇皆頌信公之美德也若然
春秋信八年秋七月歸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夏四月
四十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二年歸于小寢皆為春秋所譏則
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善教所幾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
國以信以曾之國事之發遠也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

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可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

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

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

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常作頌也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

○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闕宮箋云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

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具臣子不恭

然則宗廟之壞者譏其不恭也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為善申說

信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為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

之公羊穀梁皆以人室為由室謂伯禽之朝服社皆以為太

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立武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大

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

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

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七年成王於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出

出祀以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獨旂十

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

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畧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頌

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

曾史也。謂古詩反說文作賦又作賦同牧徐音目明

苦楚反徐又古魯反或苦楚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駟四章章八句至作其頌。正義曰作駟詩者頌信公也信

公以前莫能通用至於信公乃遵素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

足其用精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

邢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曾國之

人慕而真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而行父者請於周言曾為天

子所履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信公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

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及者作是駟詩之法者伯禽賢君其

定本集本皆重有信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

法亦一德也海事遵奉序者效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

者以周公重其身不之曾曾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

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為費寡

少故能畜養賢財以足諸用賢者贊於駟物政不苛猛故能

明慎刑罰以安下民此雖信公本性亦遵伯禽為然也務農

謂止舍勞後盡力耕教重穀而愛惜未熟不妄損費其事是

一曰所從言之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

季孫行父季

文子也史克

曾史也。謂古詩反說文作賦又作賦同牧徐音目明

苦楚反徐又古魯反或苦楚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駟四章章八句至作其頌。正義曰作駟詩者頌信公也信

公以前莫能通用至於信公乃遵素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

足其用精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

邢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曾國之

人慕而真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而行父者請於周言曾為天

子所履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信公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

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及者作是駟詩之法者伯禽賢君其

定本集本皆重有信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

法亦一德也海事遵奉序者效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

者以周公重其身不之曾曾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

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為費寡

少故能畜養賢財以足諸用賢者贊於駟物政不苛猛故能

明慎刑罰以安下民此雖信公本性亦遵伯禽為然也務農

謂止舍勞後盡力耕教重穀而愛惜未熟不妄損費其事是

一曰所從言之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

季孫行父季

文子也史克

曾史也。謂古詩反說文作賦又作賦同牧徐音目明

苦楚反徐又古魯反或苦楚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駟四章章八句至作其頌。正義曰作駟詩者頌信公也信

公以前莫能通用至於信公乃遵素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

足其用精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

邢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曾國之

人慕而真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而行父者請於周言曾為天

子所履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信公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

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及者作是駟詩之法者伯禽賢君其

定本集本皆重有信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

法亦一德也海事遵奉序者效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

者以周公重其身不之曾曾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

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為費寡

少故能畜養賢財以足諸用賢者贊於駟物政不苛猛故能

明慎刑罰以安下民此雖信公本性亦遵伯禽為然也務農

謂止舍勞後盡力耕教重穀而愛惜未熟不妄損費其事是

一曰所從言之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

駟駟馬在坰之野

張也坰遠野也

其是季文之孫故以季孫為比死蓋曰文子左傳出本皆有
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六史克對宣公知史克嘗
禮諸侯六開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騫馬德公使
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我
馬齊力尚強故云還任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馬田獵齊
足尚疾故云騤騤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騫馬主給雜使貴其
肥壯故云法法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也又多故每章各
舉四也以此之宗廟齊陳則馬騫也立自章說良馬而有異
毛者騫也

野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甸箋云必牧於野野
民居與民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薄言馴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

彭 牧之制馴馴然馴馬曰驕黃曰皇純黑曰
驪黃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駑馬彭彭有力有谷也箋云馴之牧也水草飢美牧人只
足於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馴戶橋反阮孝緒于密反

野三餘橋反馴音也驪方知反胡又郎西反論文字林云
馬色也驪若亦反以苦故反又胡堯反郭云驪間也善

及種竟勇反馴音也飲食上音隆下音嗣又並如字
無疆思馬斯臧 箋云臧善也信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

其所以及廣博○ 流 馴之馬只能遠遊良田曾人博
及反章也覆方來○ 馴 馴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

所以得肥者其牧之在於明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
又良故食得所真不肥健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乃有白蹄之馴而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野之
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

是由牧之以德故得使然此信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
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見其所及黃

不可忘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謂駿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章分說四種之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郊外謂之牧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通稱因馬馴野為○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字同而事異○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林制自邑而遠○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五者之界界各十里○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出彼城小國○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馴 馴然薄言馴者有伺馬也

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
是其郊外之地物也物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
之名雖字與爾雅相從其意皆不同也據炎言百里之國十
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
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
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
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實至下近郊故知賓及
郊者為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
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
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
東郊成周於時周都下城而蕭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
也於漢王城為河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啻百里則所言郊
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
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
為然也二弁亦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
十里武當別有依然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百里之
郊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地
○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告民多近郊之地
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
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職師文然注
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
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也官田庶
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
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在十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
賦而言也若官田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出無賦
之事下文何二○近郊一遠郊二十而二為統統也以此證
易之彼司農以半田為牧家所受則亦得牧之田而引此證
此者以此證人之暇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餘之
田故引此為證我馬之與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
侯亦當然則牧其遠也遊民良民乃其禮法當然自禧公以
前不能如禮故其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
言駟駟壯馬在也其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
者有駟有皇是也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駟駟之肥由
於駟孫炎曰駟駟巴山曰跨股肉白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
則駟者所跨城也謂駟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
黃白色雜名皇也○駟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
駟家時之也檀弓

爾雅黃白皇謂黃而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者亦名

為黃明矣故知黃駟黃駟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

六閑馬四種夏官校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

以爲諸侯耳以四章之不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

有一種故言此以爲別之不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

皆同無可以爲別之不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

所在有限衛之馬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閑騊一閑騊

既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

閑出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

有田馬有駑馬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

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

駑此傳有良戎即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

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

等差其義戎馬必加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

彼之義戎馬必加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

也何則國之車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

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

鄭注以次生之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家路

駕道馬田路駕馬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

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身多少不等有白金路以下者

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

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於傳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

齊道案皆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家路其駕良

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

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律其時事分東四種大夫本無路車

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受駕路車也若然案夏

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

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

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首以真戎國之大當駕善馬

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真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

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

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辨人爲駟

國馬之輔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輔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

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其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十田馬七

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馬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

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法云

良善也善馬下路之馬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

齊馬爲良馬者以其州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

祀所乘雖取自力亦頒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制備

孫炎於駟白駟下乃引易乾為駟馬引東山皇駟其馬皆不
引此文明此非駟也其字定當為維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
出耳此章言田馬田獵
尚疾故言繹繹善走
思無斃思馬斯作云斃獸也

用也作爲之法無厭倦也作謂
救之使可乘駕也獸音亦
訓為作爲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
如作禽之時也○斃獸獸至乘駕○正義曰斃獸釋詁文彼
作射音義同上章斯猶斯才皆馬之身重故
易傳以作爲作用謂救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駟駟牡馬

在坳之野溥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驥有驥有魚以

車祛祛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驥二目白

音遺詭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駟音驥音驥反字林云又
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驥字林作驥音驥並同毛云一目白曰

庶尔雅云一目白欄二目白驥驥音驥並同毛云一目白曰
祛起居反形祛冬反赤也骨戶晏反

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驥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
驥淡曰陰或黑也郭璞曰陰或黑今之泥驥或云目下白也

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驥白黃白倉白形白相類
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形赤也即今諸白馬是也

曰赤白雜毛今諸馬名駟非璞云形赤也即今諸白馬是也
又云一目白驥二目白驥舍人曰一目白曰驥兩目白為驥

郭璞曰似由目也其驥爾雅無文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駟
駟然則駟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駟皆白駟無豪駟白之

名傳言豪駟白者蓋謂豪毛在駟而白長各為驥也駟則四
駟雜白而毛短故與驥異也此音言為馬主心給官中之役

貴其肥壯故曰
思無邪思馬斯往傳云祖猶行之法專心

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疏祖猶至走行正義曰
○邪似嗟反注同復扶又反

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疏祖猶至走行正義曰
祖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

必不如庸言但無述
可尋故同之鄭說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須信八公大臣之有道也有道者以禮義相

擊反又符必反 疏 有駉三章章九句至有道○正義曰君

字林父以反 皆念事君夙夜在公是有道之事也此主頌僖公而兼言臣

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

後有道至之謂○正義曰昭履在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

義君能致其何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 有駉有

駉駉彼乘黃 駉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

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夙

早也言時臣憂念君車早起也察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

所任明義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音泰

振振鷩鷩鷩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正有樂兮 振

鷩飛鷩鷩白鳥也以與鷩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箋云于於晉

皆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

無等爵則又與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咽

本又作淵鼓同為玄反又於中反樂音洛注 疏 有駉全樂

喜樂下于晉樂片及注安樂同朝直遙反 疏 有駉全樂

曰言有駉有駉然肥強之馬此駉然肥強者彼之所乘黃馬

也將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

得為人所矣以與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食故

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用矣羣臣以盡忠之

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

義明德而已以君臣問服其明德義故在外賢士競來事君

其所以喻鷩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其來而集止於

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等爵而醉為君

起樂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也其相與之有道也○

傳駉馬至安國○正義曰以駉與乘黃連文故知駉者馬肥

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論其事故知以駉馬喻強

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其忠○正義曰傳以

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馬山人所養飼乃得肥強肥強乃能

致遠人得祿食亦足乃能盡忠盡忠乃肯用力若其不強雖

有強力不肯用之故箋車中傳意察夏官司馬云以功忍強

備行云才勞而後祿不亦易得乎然則臣當先施功勞然後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受祿也

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必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
君當豐其祿食置其功如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羨德
公先致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羨德公能順禮也○
鳳早釋詁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
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
地無上明子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
大經不異引大學明德者故謂顯明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
此為明德也○箋下於至古樂○正義曰于於肯皆釋詁文
黎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售公若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
總義明乃為賢人所慕故黎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信
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黎白之士羣集君朝則黎白之士
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言在公明明德為文則明義明
德唯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其公明之故
知君臣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禮燕禮以樂助
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筭爵
則有舞也蓋以君與臣燕故知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駉駉彼乘牡 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

疏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
傳君所今間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

於臣豐燕有數少以無事之故
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 振振鷖鷖于飛 鼓咽

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箋云飛喻羣臣
飲酒醉欲退也 **疏** 欲退○正

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羣臣欲
酒醉欲退也黎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側

且與舊臣同燕
故以羣臣言之 **有駉有駉** 彼乘駒

青驪曰駒○
駒呼縣反徐 **疏** 言則也

又火交反又胡
既反又音核 夙夜在公 在公載燕

箋云載
言則也 **疏**

傳青驪曰駒○正義曰釋詁云青驪駒舍人曰青驪馬
今名駒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總也 **自**

今以知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歲其有豐年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
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于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
又作歲其年者實皆衍字也詒孫子以之反本或作
詒孫子於孫子皆是文加也遺唯季反下同 **疏** 自
至樂兮○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為
初始歲其富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信公有善道

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年具有年謂從今以云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具有年此詩信公歸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然因即據意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箋歲善賜遺。正義曰穀善釋詩文貽遺釋言文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泮音半反。疏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

正義曰作泮水詩者頌僖公之能脩泮宮也。泮宮者名能脩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

泮矣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修泮宮以勸之定本云頌僖公修泮宮无能字。思樂泮水

薄采其芹。則采取其芹宮則取其化箋云芹水菜也

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雍者燕王離水之外圍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僖音希類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享也

半也半有水半无水也鄭注禮記言雍班也所以與政教芹其中反辟音壁下同園音圓觀古亂反又音官。魯

侯矣止言觀其旂旒夜夜鸞鳥聲噦噦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也。來至也言觀其旂旒言法則其文章

云于行邁行也我采木之詩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旒然鸞鳥和之聲噦噦然百瓦尊也皆從君行而來每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且之。伐浦書。疏思樂至于邁。正

反又音貝反本又作我噦噦呼會反。疏義曰僖公能脩泮

宮為宮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

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信公

采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枋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

乃我伐然有法度其鸞則噦噦然有聲音其車服得宜行越

中節也又魯之羣臣云小瓦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信

公之賢人樂見之也。傳泮水至其化。正義曰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泮水也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事魯之所以立非獨泮宮而已明堂位曰宋廩有虞氏之庠也

代之季魯有四代之季此其主項其修洋宮者先代之季事
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外治養老兵事之受
成告克當於周山之季在洋宮也信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
洋宮既克則在洋宮獻歲者主美其作洋宮而能服淮夷
故特言其修洋宮可信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季皆修
之也又解洋宮洋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
以萊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取其芹言宮則取其化
故詩言采芹藻之菜則言洋水豈行禮樂之事則云洋宮
下章云既作洋宮維夷攸服是言克往夷者由宮內行化而
服之故言宮也洋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爲洋此經四言在
洋及集于洋林皆謂洋宮爲洋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
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箋芹水至形然也
正義曰采菜云嘗辨靈泉言采其芹芹生於泉水是小菜也
言水菜者解其就水之意藻蘋亦水菜從此可知也魯人
之樂洋水意在觀化莊主采菜但水能生菜因採取之并以
采菜爲言故箋解其意言已思樂信公之修洋宮之末復值
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是其思樂者樂信公所修禮也
因采其菜其住不專爲菜又申傳辟洋宮之義辟靡者樂
土爲與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采觀者均故謂之樂
雖也釋詁云支倍好謂之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

孔小然則璧則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是其勝如
璧也圓既中規而望水內則遠近之路等故四方來觀者均
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
畔靈臺傳云水旋立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同互制
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靡之宮內有然舍外无禮院
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建三殿明帝即位親行其
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
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制辟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
養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圍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乃言是山外无橋院故得闕門觀之也天
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洋爲名則洋是其
制故云洋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既以
蓋爲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高
水木以節觀宜其未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无也此无水
者下天子耳亦當知其限禁然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則北
亦有溝塹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洋宮之水
則去北面者樂爲人君而設費在近人与其夫之室去遠者
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方各從其宜不待同也天子諸侯之
宮異制因形然言以形異制所以其宜亦別也定本集注
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靡洋宮之義皆以其形

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禮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
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也於形因各立義以此天子
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泮泮故知
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也○傳
來至有聲○正義曰釋詁云來至也但訓為至是矣得為
來也止者至而止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復解泮宮在郊
於魯在車之節諸侯禮當有之今云言說者欲法則其文意
欲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
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
示信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箋其音至德音○正義曰
以其馬是信公之馬故知其音是信公
之音以文承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思樂泮水薄采

其藻魚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

昭其馬蹻蹻言疆盛也箋云其音昭昭信公之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色温潤也箋云信公之至泮宮和顏色思

樂泮水薄采其芣非為芣也○芣音卯徐音柳實昭

道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東出東海堪為道醬也鄭小同云

江南人名之萑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各水空一云

今之浮菜即猪草也本草有薺菜陶必景以入有各無用品

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見音符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在泮飲酒者徵先王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說事也

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

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十日有秩者與○者與音餘賦思樂至羣醜○毛以為

醜眾也箋云順從長遠也治賦思也是時淮夷叛既謀之

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屈立勿反

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疏思樂至羣醜○毛以為

詩云屈收也收欲得此衆衆疏思樂至羣醜○毛以為

之水我薄彼采其芣之采也既采其菜又賜其化值魯侯來

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

禮也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不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

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羣衆人○鄭以為既飲此美酒

又且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也人常有賜歸也文言信公行

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

羣為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逆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
章言其伐克也○傳節鳧葵○正義曰陸機疏云節與若菜
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昔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
葉可以生食又可醬滑美江南人謂之專菜或謂之水葵諸
陵澤水中皆有○箋在泮至者與○正義曰泮宮者行禮養
老之宮而云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徵先生君子與
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
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
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
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采可者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
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
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
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
酒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鄭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
之老故云謂最壽考者長賜終老者之身賜之不絕故言如
王制所云八月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被注以為告存者每月
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日
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山老人有名德者府詔
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取七十不俟
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
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
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
人眾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眾○正義曰屈
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醜眾釋詁文毛云收此
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
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飲
此羣衆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人○正義曰順者隨從之
義長者遙遠之言故順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
通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
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
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穆穆魯侯敬明其
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穆穆魯侯敬明其

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假至也箋云則法也信公之行民之所以法也信公信文矣
為備泮宮也信武矣為伐淮夷也其聰明乃在於善相之德
謂遵伯禽之法○假古
百反行下孟反又斯字
靡有不孝自求伊祉
也國人無不法倣之皆皆庶
幾力行自求福祿○此音戶
疏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穆穆然其言曰言

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
既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效之曾國之民無有不
為孝者皆庶幾庶行孝自求比維多福祿言能勉力
明明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矯矯虎臣在泮獻囚

載馭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囚

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本又作矯亦作矯居表反載古獲反

載耳也臯陶音遙臯陶唐虞之士官

德之魯侯其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既作泮水之宮

以行其德化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

公既伐淮夷有功而反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使之在泮

宮之內獻其載耳之載善問獄如臯陶者使之在泮宮之內

有其所執之囚言折獄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

傳囚折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載故云載所獲者之

謂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

成於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

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彼云以訊載告者即此獻載是

其事出所載者其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

耳故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以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

其辭而由其罪故使善聽獄如臯陶者獻之執俘載耳而

言伐有功也有武力首折載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

箋云克

能攸所

載所格者之左耳

善

又

正

禮

義

曰

明明

然

者

明

然

者

明

然

者

明

彼采芣

桓桓威武勳多不冬上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

豈如也孫毓同鄭作別音同沈云丞丞皇皇不冬

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傷也箋云丞丞猶進也

也皇皇當作唯唯唯唯猶往往也吳諱也訥訥也言多士之

於泮泮也皆勸之有進進往之心不謹諱不訥訥也言多士之

在泮官又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柔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唯于况反吳鄭如字簡也又王音

誤作哭音話同屬余章反訥音疏濟濟至獻功○毛以訥

山謹音歡輝音花爭爭鬪之爭疏上言任信其人此本注

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質其德心謂心德

弘並無編譯又相拒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而彼東

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丞丞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

不有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然競其德還地不有告於官司

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其軍旅則

又自克城鄭作以狄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威武征則

彼東南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

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擊餘同○傳相和武

○正義曰釋訓云拒拒威也政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

仰傳以謂為遠則此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往

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反

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

多士謂亮臣及如皇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

正伐所以治罪故讀少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

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在淮夷也○傳丞丞至揚傷○正義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說正十矢為東搜衆意也箋云角弓肅然言持強也東矢

者言敬其事又無厭倦也信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

士卒其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堙井州木之類○解音

卷之二十一

十八

附釋本又作射又作數作擇皆音亦厭也施式以反本又作
池同致直置反卒尊忽反埋音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因塞也刊苦下反服夷云削也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箋云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

服也謀謂雙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度待洛反
角弓至卒獲○毛以為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即服

故角弓其肅然弛而不張東矢其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其
博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

克淮夷而淮夷其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信
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信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

皆服也○鄭以為既言服而獻功更陳克捷之勢言信公之
伐淮夷也以角為弓其張則肅然而持弦其急所束之矢其

發則搜然而動又且疾其戎車其博綴而牢固待行之人又
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既克注夷其軍旅士卒其善

矣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信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
信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得服也○傳肅弛至衆

意○正義曰毛以美信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
當設言為不戰之辭故以肅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
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
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六司寇云入
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意以百矢為
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與正文以尚及左傳所言
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
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
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
為衆意得以弓言肅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信公
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猶
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其博徒
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其甚化於善不逆道也嘗
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
不戰傳意蓋以此章為深美之言○箋角弓至之類○正義
曰以上言肅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為矢行之
故云角弓肅然則言動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
聲故束矢搜然言動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不得以甚
博為言故博當作傳其車其博綴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
於順禮而云孔淑不逆則謂士卒所為不逆軍之正法故云
士卒其順軍法而善無有不善者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孔
淑不逆言其從始至終皆不逆也此美信公用兵不逆則當
時行兵有逆者謂聖井刊亦之類箋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

○受式用猶謀。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詁文。翻。

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翻。

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箋云：懷，歸也。言鴉，惡鳥，今來

上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為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

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翻音篇鴉丁。懼彼淮夷。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犀兕象齒，南金。景遠行貌。翻。

賂，遺也。南，謂荆揚也。等云：大龜，廣也。廣，賂者。君及卿大夫

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景，九求反。沈又孔求反。說文作

音廣云：闕也。曰：廣大也。琛，物也。金反。健。疏。翻彼至南金。

為舍人云：美寶曰琛。賂音路。遺音季反。疏。正義曰：翻然而

飛者，彼飛鴉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

之桑黹，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黹而變音喻不善

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就魯國，獻

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

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傳：原遠至

荆揚。○正義曰：淮夷去魯既遠，故以景為遠行貌。琛，圭。釋言

大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物也。言獻實其龜象，南金，還

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率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

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云元龜。尺

二寸也。賂者，以財遺人之名。故賂為遺也。荆揚之州於諸州

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

徐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

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錫
為金也二色者蓋青白赤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
卷二十一
七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一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八章章八句

毛詩傳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也 字居也。閔筆位反音必同值。

音疏 閔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

之字。正義曰作閔宮詩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字謂復

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

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華車千乘是周公之

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

前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而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

周公之字雖僻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許此則據序篇

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字主以境界為僻但僖公所行

善事皆是後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

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之德至於文

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詩皆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

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首引耳亭者 閔宮有他實實具枚

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畧之

大序小序皆云二

也

枚 閔宮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

也姜嫄神所依故朝曰神宮。血兒或反說文云靜也一音

少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間暇無人之貌也嫄音元謀莫回

反曠路東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反曠也

無害彌月不遲 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箋云依依其

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

所不嗣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災字以作災本亦作

留音同邪似嗟反馮依本又作馮同皮陵反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稂秬秠麥奄有下國俾

民稼穡 先種曰種後種曰穡箋云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

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大堯用

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始作同馬天下猶以右稷為重

重直谷反本又作種同。六本又作種音同。植穀力反。徐

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將以自維韓詩云以齊也。讀音叔。大。巨。

單必爾反本又作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

土績禹之緒緒業也箋云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供水

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人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疏

美之故申說以明之○音巨績子管反繼也粒音立

廟常閉而無事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言在周所問之宮有

血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其廟大其宮之材則校校

然而龍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疏言其廟豈說其身赫赫然

頭者者其妻姓之女名嫄也此姜嫄其德真正不回邪故上

帝之天用是之故依其所以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令其母無

災殃無患害然入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

稷又與之黍稷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稷先種之

植後種之稷又稷之與麥下此衆穀今稷種之同有天下諸

國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矣復申說其事有稷

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編教下民同有此

穀於天下之士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

可以相繼故言績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閼宮為神宮者皆

國有其宮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

之精氣又以奄為履緒為事為異餘同○傳閼闕至龍靈也

正義曰班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閼謂閼戶非公

故閼為閼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朝禮生曰母

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詭姜嫄之廟而謂之

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上廟所以祭神而云閼而無事者案

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祫專嘗乃止彼又據周禮

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

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閼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

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之也傳亦以

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曰其存周則謂魯無其廟

以周立是并非常故魯不得有也云仲子曰且謂其宮蓋以姜嫄

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如廟兩禘之處故

以血為禘謂言內所祭重言實實故謂言之禘大故故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而龍之意云龍靈晉詔及建傳說天子朝飾皆云宮室之

言闕宮於未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闕宮音尾相承於理
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
以閉為名釋詁云必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闕得為神闕與
必字異音同故闕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
几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傳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
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
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枯并
孫言之以協句也○箋依依至遲晚○正義曰箋以生民之
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
子故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悔指之處而心跡歆歆然如有人
道感已是其依之也以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上天用是之
故憑依其身而降之精氣使得懷任后稷也生民言不坼不
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當生之時無災害也
此篇無災無害文在彌月不澤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
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
主其不坼不副唯謂生時不爾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不
坼不副災害謂懷任時坼副謂生時也以其惠與彼同故引
彼為說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
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先

正義六生刊

詩經三卷之二

三世珍騰

八三

三指刊

種至曰釋○正義曰重稷種稷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
先種曰植後種曰稗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而不
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
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稷是傳亦畧而不言
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為同則此奄亦為同也王
肅云堯命以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箋
奄猶至稱焉○正義曰網奄覆為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
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
授之智惠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
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必
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
大賢不徒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弃未為司馬不言弃為司
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
天下猶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堯典云
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為農師天下
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文未說
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在五教為司徒即地官
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
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黎民
阻飢後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

是後作司馬為夏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為司馬契為司
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右稷稱焉○傳緒業○正義曰拒黑
詰云業緒也故緒為業也○為拒黑至明之○正義曰拒黑
泰經草文緒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為謂之事後人
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
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
為災也思文之美右稷云粒我蒸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
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右稷以
正緯也言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贊與之也
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
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
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
平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曰其實禹稷所為亦同時
矣非洪水大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
意以明之申
後天大王大平皆同翦子踐反鄭斷也
斷音趨下同幽波貧反王于紀反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

前羽商前羽齊也箋云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大音泰

至于文武績大王至于文武績大王

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虞誤也箋云屆極虞度也文士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致大平天所以罰極紂於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

武三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武三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

復反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復反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

王徐都門反疏王徐都門反疏

之大王也此大王自幽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有

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入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特野

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為苦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

有或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沙矣言民從天助法必

實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餘

同傳前齊箋翦斷至斷商正義曰翦齊釋言文齊即斬

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

有將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城商之萌兆也傳實誤

○正義曰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

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

爾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箋

極至克勝○正義曰屈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

然則此極又轉為誅紂為無道天欲誅之武王奉行天意故

云致天之屈牧誓云時巾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尚郊牧野乃

書是致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

之殺非地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

不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

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

復計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

討事相接成故也○箋敷治至先祖正義曰旅衆釋言文

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敷為治釋言云成皆也皆亦同之

義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

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

為周室輔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於

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君

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衆國○乃

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盛也箋云交龍為旂承

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忒變也○龍

音解或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登於

是宜降福既多

君祖后稷其用亦牛純也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周
之多予之福○鮮息營反天色也犧許宜反純毛牲

公皇祖亦具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

駢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

洋孝孫有慶諸侯夏則不約秋給則不嘗唯天子兼

駢剛嘗公性也犧尊有以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

羹也大房半身之俎也洋也衆多也羹云此皇祖謂伯禽也

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食牲福萬其牛用為其福離人也

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至飾俎也其制足聞

有橫下有附似平堂後有方然萬舞王舞也○福音福逼也

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將

七羊反魚蒲包反戲側更反羹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

福羊灼反裕咸夾反福音逼有少蘇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

形變變然也一云畫也朕字又作道徒門反鈺字又作鍾保

音刑為其于偽反能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翔方于反保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乘也壽考也箋云此皆慶多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也安嘗守

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僭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

岡陵取堅固也○熾疏王曰至如陵○毛以為上既述遠

天忘反僭子念反○疏祖之功以美大魯國此乃說其封

建之由乃今慎公之事言將欲刊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

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帥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

為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許乃為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之為

侯於東方賜之以境內之山川使之專有又賜之以境內之

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

也至於今日周公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魯公也其車建

之辭之於承宗廟祭祀所東四馬其六轡且耳然而至盛

春秋四時并有解息所獻所祀不有或變因說祭祀之事皇

是而美者為君之大及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天

地后稷於是饗饗之於早以為宜下福與之既已多矣非

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後魯公矣

又言祭宗廟得福也○禮記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秩則為

實祭此夏而已福福其生言養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

福之令其不得觸觸人○禮記養者是白色之牲與赤色之牲

盛國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
火去其毛而包之豚又有切肉之臠與大羹劍羹其食器有
竹邊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邊豆已列於是歌舞其
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
孫信公於是其有慶賜之榮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
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
之國尊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言其
無毀壞之時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言其無潛喻
相犯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
如罔然如陵然言亦無散亂也。鄭唯秋而載嘗為兵以載
為治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傳王成至宇居
○正義曰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
其經云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告周
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於祭文武
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為後者
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呼
周公為叔父知王是成王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為始是
元得為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為居。箋東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
臣。正義曰諸侯為天子蕃屏故云東藩魯國也賜謂與之
使為已有故言加賜之山川及附庸令專統之也以上田者

小字

田

之

七

是魯國之土田亦既封為魯君自然田為魯有而山川附庸
與之田共蒙賜之文十田既專統則知山川附庸亦專統
也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
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故引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故山川當言賜也附庸則不得
專臣故附庸亦言賜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
山川故改澤為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
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
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七田同言賜者
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
之有附庸者以其上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
之附庸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上田已極無
復進則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數受上公之
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之
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
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
為牧止帥長又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
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
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

七百甲者包附禱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山四等
矣如鄭此言身由法不得有故謂之賜猶不使魯專曰也論
語云顯史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巨顯史魯之附
庸謂之社稷之巨者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
自繼世非專臣也以其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巨魯君季
氏豈得伐取之乎言四等附庸者侯九伯七子五男三井之
稱二千四也夏殷之禮不能五十里者為附庸則周法附庸
不滿百里而云九同七同者聚積其國使得同耳非謂一同
附庸也。箋交龍至武變。正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
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
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
禮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
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故此箋直言
視祭不言祭天也作者錯辛春秋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
四時也釋言云奕武也孫炎曰武變難不一具武為變之義
也。箋皇皇至之福。正義曰釋詁云皇皇美也后君也
天者尊神故以美言之而謂之為君也論語曰皇皇上帝
云帝謂太微五帝此亦云皇皇后帝直言謂天者以論語說
受終于文祖宜也祭五帝與不得備祭五帝故直言謂天

謂祭周所感生之帝也故明堂位祀帝于郊之下注云帝謂
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蒼帝耳
蒼帝亦太微五帝之一故同稱皇皇后帝焉明堂位稱成王
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
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人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
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過大陽祀祭天於南郊是
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阜以騂犧是與天子
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
不可故每事言亦也。傳諸侯至衆多。正義曰毛以載為
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禘之乎雖為禘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
意言諸侯之禮於夏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禘於秋為
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女之雖為禘祭不廢時
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禘祭以為嘗禘
祭志云歸家之說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一禘五年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以禮禘所云故作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五年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同也傳言夏禘秋禘則以為禘在夏禘在秋鄭於禘禘禘禘禘
周禮先王夏祭之名為禘故禘以夏先王禘於三時周以一
馬則直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禘在夏禘在秋也諸侯禘則不

大房蓋魯公之弟用大房也洋洋與萬舞其文則是舞者之

祖至千舞也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駢駢駢

是魯公之姓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

故以為二人上文皇祖在右稷之上目上與皇皇后帝連文

則見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指稷也箋以禘洽之事於

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如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

政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

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祖禘大之意以其用玉飾

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玉飾者以祖且相類之物

室位於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且且既玉飾明祖亦玉飾其

制只間有橫其下有跗以明堂之文差次為然跗上有橫以

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萬舞千舞皆八年公羊傳文也

震動至壽考也正義曰震動壽考皆釋詁文月令稱累年壽

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箋此皆至堅固○正義曰上

言考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慶考孫之辭下章用兵之

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服辭也俾使賊害皆釋詁

文自保守者安居之義故保為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守魯

國故以常為守也虧崩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

言謂僭踰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

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也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

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

也滕繩也重弓重於也

公徒二萬

貝胄朱綬綴丞徒

增增

貝胄貝飾也朱綬以朱綴綴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

萬者卒成數也丞進也徒進行增增然○胃直又一反綴息康

反說文云綫也流又蒼林反又音浸丞之升一反增如字綴說

知統反又 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而歲俾爾壽而富黃髮公比肯壽詩平與詠

廣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皆皆壽徵也胥相也
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台皆他來反下音貝

爾昌而大俾爾老目而艾萬有千歲眉壽遐無有

善箋云此又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也

也眉壽秀眉亦壽徵○文五疏公車至有害○正義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

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

也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其在轡中以朱繩繫之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矣以具飾胄其甲以朱繩繫

之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比狄來者於是以此齊當之荆楚羣舒叛逆者於是以此懲制之

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於天下故得民庶安寧上境復故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

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皆得有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

及其用兵之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人艾使得萬有千歲為壽眉之壽無有患害以壽矣

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傳六國至魯中○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董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同

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

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

不合者一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二萬自謂鄉之所

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

國安不忘危故今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

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復之

清人云二矛重矣故知朱英矛飾蓋絲纏而朱縶之以為不之英飾也小戎云竹閉經縶傳曰經縶縶約謂弓於

縶東之此云縶縶者縶亦為約之以縶非訓縶為縶但傳彼而畧此耳重弓謂內弓於轡轡中有二弓小戎云文

一弓是其事也。○箋一弓至人御。○正義曰弓矢所用執而巳解其有二弓重弓之意故云備切壞也考工記云酋弓有四尺夷弓三尋則弓法自有二等此云二弓知非一等之弓者以重弓是一弓而重之故知一弓亦一弓而有二俱是備折壞也。○等此當是酋弓何則考工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弓而有二也。此朱英綠滕與二弓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弓飾之以朱染綠滕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兵者一弓各自有英飾二弓其束以綠繩耳又解車乘之下說弓矢之意故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矢中人御也。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稱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楚戰于郟陵左傳稱樂為右使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弓焉哀二年鉄之戰左傳稱郵無血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剛贖不敢自供備持弓焉是右人持弓也。其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傳具胄至增增衆。○正義曰日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為胄之物故知以貝為飾。云綴綫也。然則朱綴直謂赤綫耳。文在胄下則是甲之所用。

故云以朱綴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衆釋訓文定本。案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誤也。○箋萬二至增增。○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為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谷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十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叙云復周公之字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谷臨碩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二軍。明已前無二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出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然進釋註文步行曰徒故以為行也。上句既云公徒則知此言丞徒。謂進行之時日與增增共文明是行時衆多也。○傳膺當承止。○正義曰膺當釋詁文承者當待之義。不敢當待即是不敢止。故以承為止也。○箋懲艾至懲之。○正義曰懲艾皆制。

故為文也信公之時齊桓為霸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信
公之出用兵於戎狄則舒者唯有信公耳信四年經書公會
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各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
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
其時蓋齊使人助之師也信公不書或別有代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之類

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

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率從相率從
於中國也魯侯謂信公也人音泰本又作泰丁注大室皆同
荒如字韓詩作荒云

疏 泰山至之功也 毛以為既美征伐
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

至也近附近之近 岩山於魯之其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蒙山蒙山遂包有極
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魯亦來與之同盟凡此
東方之國莫不相與而從中國是魯侯信公之功也○鄭以
奄為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信至至

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詁文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
蒙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更云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謂顛更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知龜蒙是龜
山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

言所誓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
祭之工其地則不祭春秋信三十一年木郊猶三望魯公羊

傳曰三望者同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
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

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山由魯
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

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
廣長故二國皆以為也荒訓為荒此云荒有者亦謂奄有

之也○鄭奄覆至中國○正義曰釋言云弁蓋也孫炎曰弁
覆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為覆荒亦釋言文大者廣遠之言以

大東為極東也之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也
以東為極東言其物盡地之東徧春秋之出荒侯同盟以

尊王室故知來同為同盟信公之出東方惟夷小國見於
盟會唯邾莒滕杞下邳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外蓋

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保有是
此相率從於中國以信公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

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魯山也繹山也

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義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

信公所謂順也○亮音齊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又字又作嶧

同山名也貊字又作貉武伯 (疏) 保有至是若○正義曰此

反行下孟反應對之應○ (疏) 又美信公境界廣遠威德

所及言安有見山嶧山遂有是徐方之居至于近海之國淮

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率而

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

公於是順服也○傳亮山至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

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也亮繹連文與龜蒙相類故知是

見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以蠻貊之

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信公之從齊桓唯能

服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淮

夷如蠻貊之行信四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

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故謂之夷

止若順釋言文定本集注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若順之上有若順兩字○ 佛負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

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

魯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

祭臺于薛是與周公常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

嘗字食邑於薛○嘏古推反朝官 魯侯燕士喜令妻壽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謂為之祝慶也與羣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祝慶也是有猶

常九也兒齒亦壽嘏○兒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 (疏) 天

字書作嘏音同一音如字為于焉反祝之又及下同 (疏) 錫

至○毛以為既言信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

復其居天乃與公大夫之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

又信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信公燕飲而

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可妻壽其子謂為之祝慶使妻壽而母

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眾士亦謂為之祝慶使

之祝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信公於是常保有之

受其福○鄭唯以假為福為其終○傳常許至西鄙○正義

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
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字當幸邊邑言之故知常詩皆是
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
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箋純大臣於薛○正義曰純大釋
詩文禮特牲少牢尸致福於主人皆謂之擬是受福曰擬傳
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
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
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
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許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
之桓元平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
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綿取周田繫之許近許
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明此當與許即是彼之許邑
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
許與鄭信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去之字也春秋於僖
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
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
邑在薛之傍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
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傍魯有薛邑故
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
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

又自言其蓋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君薛邑而
號孟嘗君則嘗在薛傍共為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
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號為六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
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
相齊魯王濬王三年封田嬰嬰卒文
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史記有其傳
祖來之松新甫之

栢是斲是度是尋是尺
祖來山也新甫山也入尺
曰尋○斲音短度待洛反

松栢有焉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也鳥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
作是廟也箋云孔其碩大也奕奕姦美也脩舊曰新新者姜
媯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
姜媯之廟姜媯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功
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捕音角方曰捕焉音
昔徐又音託奕音亦穰色迨反姦音燭孔昂又且

碩萬民是若
曼長也箋云曼脩也廣也且然
疏祖來至

毛以為信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賢臣脩造寢廟取
彼祖來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栢於是斬斲之於是量度之

其度之也於是用八尺之尋於是用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
用松為楹有焉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其寬大又新作閔公
之廟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之
備矣此廟是誰為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之
之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勸事言廟其
長廣而壯大用功維多萬民於是謂之順民既以之為順明
其不暈劬勞故言之以頌禧公也○與唯以新廟為姜嫄之
廟為異餘同○傳楠棖至是廟○正義曰楠之與棖是椽之
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楠謂刻其椽也寫是楠狀故為大
貌王肅云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楠強大至牢固義或當然
路寢正寢公羊穀以薄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止也釋云路
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禧公繼閔
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禧公以庶兄後閔公為
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
諸毛義稱作是廟美禧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
子奚斯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
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于宮宮人婦
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結
是奚斯為公子也如傳文蓋名魚而字奚斯○箋孔其至屋
椽○正義曰孔其釋言文碩大釋言文碩大釋言文碩大釋言

本集注云孔碩其夜美也與俗本異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
推門論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
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
章言閔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閔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
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禧公承衰亂之
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化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姜嫄之
廟由其備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朝之先者欲見
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
餘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之主帥主帥教
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後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
為之也中侯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綴辨護注云辨
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
成周之事云屬役賦文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稱高祖
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
為課章程之事也引文十二年太室屋壞者與譜同以壞者
其不恭則脩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以美禧
公之意也○箋曼脩至之順○正義曰定本集注
曼曼脩也廣也口然也國謂之順與俗本不同

閔宮八章一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

句一章三十八句一章章八句二章
章十句

漏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一

（一）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

刀賜姓而封之。正義曰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

女也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

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侯亦有其

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敷

在寬由此言之敷五教者是契之所為舉八元使布五教者

謂舉契使布之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古五教之

功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侯握河紀云堯曰嗟朕

無德欽奉不圖賜示二三子斯封授臯陶賜姓號注云斯此

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臯陶未聞又契產湯說契

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接神契

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

紀補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

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

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

封以為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閔伯子商

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閔伯

之後居商丘湯以為號文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

故湯因為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甘商見於

書傳史記中侯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

稱為商立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曰厥邑相土之於殷室

非王迹所以何當取其居則公劉之儔耳既非湯功所起又

有殷成湯以商為代號文王不以部為代號者自契至湯雖

則入遷而國號不改商名未易成湯以商受命故當以商為

號周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不得遠取部也若然湯在亳地

受命以周受命當以周為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

左傳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

亳社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

亳社以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年

事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
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辨殷不是全
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各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
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山有官守十四出至湯則受命
代夏桀定天下○正義曰堯以契為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
則當出為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山有官守國語云玄王勤
商山四出而興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士立卒子
昌若立卒子曹圍立卒子真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
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報壬立卒子報癸立卒
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中候維予命
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
亦上化為黑王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子伐桀命克
子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中宗者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
於外爰泊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
荒寧嘉靜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
文也彼注云中宗謂太戊也○宗謂武丁也舊猶父也爰於
泊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
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指謂之梁
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指不言政

事此三主有受命

詩頌之者

正義曰受

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
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
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
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宗高宗者武丁武
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此之時殷表而後
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高宗高宗是頌
高宗是也中宗高宗中興也由此三王
中宗也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
篇頌高宗也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
變以湯孫為大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
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
出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為裕高宗崩而始裕祭於契之
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
玄鳥殷武既其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其
生存之日禘祭先王發武述其征伐則建脩治寔室皆其崩
後述述之也○商德之變武王伐紂乃以脩唐氏火正闕

之墟謂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
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石帝不
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人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
之故商之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君陶唐氏故地故漢書地理志
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
專取其言以為說也書傳云武王殺紂繼公子武庚祿父以奉
其先祀是武王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
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
褒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代紂之下即速
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為商後以
宋是武土所封故終言之○其封城在禹貢徐州泗濱西
及豫州盟猪之野○正義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
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北是孟猪
都之頃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城東至泗濱
西至孟猪也○自從政衰散二商之禮樂七出至戴公時當

九

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一篇於周太師以那為

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一篇於周太師以那為

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一篇於周太師以那為

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一篇於周太師以那為
首歸以祀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
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那亭云微
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出
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
子湣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榘立卒子哀公立卒子
戴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濶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
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
由至戴公也出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
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一篇於周之太
師以那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各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
宋之禮樂雖則已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忍其姓諱故就太
師校之地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故知校之既正歸以祀其
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
者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
詩是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時已三其
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王若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
之篇章既以泯齊頌而巳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
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詩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

禮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述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正義曰列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陳也。○正義曰列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陳也。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不陳也。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祀為伯爵是其為時王所黜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則自夏以上周人亦有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州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及序宋也。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一篇為周之太師以那為首

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

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為殷後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宋潛公之曾孫孔子七祖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相皆放此朝直遙反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為首○正義曰那詩折之設反禮作樂及其崩也後出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又惣序商頌廢壞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間十有餘山其有君闇政衰致使禮樂廢壞令商頌散亡至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為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法者周公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為其號死因為謚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湯也功故以武名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一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真偽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且殷之

基成湯為首那亭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
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
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
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惣云祀成湯也○箋禮樂至厲
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
廢壞者若牆屋之不脩也但禮事非一箋畧率禮之六者以
言焉由君不復行禮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
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之曲折由是禮樂崩壞
故商詩散亡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
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無據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
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
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
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之木金父降為士亦金父生祚
父祚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僇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
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丘則正考甫是孔子七
世之祖故云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
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濬公出子厲公之兄以有
宋言濬公之適辟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出家稱厲
公殺湯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濬公出子父卒
當立而湯公篡之蓋厲公既殺湯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

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
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

殺人置鼓周人勝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
之其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數之多其改夏之制
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
類○符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
時職反又音值鞀音挑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
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占乱反濩戶故反殷湯樂曰大濩

鼓簡簡行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行樂也
烈祖湯

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
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太簡簡
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
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
○更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
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此之謂思成○指苦旦反假毛占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
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鞀鼓淵淵嗒嗒
市志反為于偽反僂音暖愀苦代反

嗚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嗚管然也平正

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

不謂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

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州古於赫湯孫穆穆

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

然盛也奕亦然開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也

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開習。於

音鳥注同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鐘我有嘉客亦不夷

也數奕釋並音亦釋字又作憚同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美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

也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

助祭者亦不說懌平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

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恪若

各一反說音悅下同懌懌練顧子丞嘗湯孫之將

反本又作薦同饌士亦反疏與

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

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丞反疏與

至湯孫之將。毛以為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

平也依倚也

不謂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

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州古

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

然盛也奕亦然開也箋云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也

此樂之美其聲鍾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開習。於

音鳥注同庸如字依字作鏞大鐘

也數奕釋並音亦釋字又作憚同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美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

也恪敬也箋云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

助祭者亦不說懌平言說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

專於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恪若

各一反說音悅下同懌懌練顧子丞嘗湯孫之將

反本又作薦同饌士亦反

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

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丞反

至湯孫之將。毛以為成湯崩後祀於其廟詩人美湯功業

來頌念我此丞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
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
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
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
太甲奏升堂之樂後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
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丞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
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傳倚數至
絲鼓○正義曰齊風猗嗟其文是倚為數謂美而數之也那
多釋詁文鞀鼓樂之所成者禮記曰鼓無當於音五音不得
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
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
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箋置讀
至之類○正義曰余勝云植壁秉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
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鞀鼓明堂位作楹鼓故
知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大獲之樂殷之樂也此述成湯
之功而云植我鞀鼓明是美湯作漢樂故數之多其改夏之
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為
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
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注云大濩晨露九

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漢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

七

九

招六列皆樂名也是成湯作漢樂之事也晨露九招六列之
樂蓋大獲之樂別曲名也又解鞀亦稱植之意鞀雖不植以
木貫而播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春官小師注云鞀
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說鞀之狀也○傳在
樂至假大正義曰衍樂假大皆釋詁文下傳湯為人子孫
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美湯之祭而云烈祖則美湯之先
人○有功烈者故云烈祖湯有功德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
矣真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為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
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箋奏鼓至思成
義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
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湯之初祖故易
傳以烈祖為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
奏鼓以樂之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
長孫也故知湯孫謂太甲也孫之為言雖可以閑之後出以
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
知指謂太甲也假升綴安皆釋詁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
又正訓為升故坊傳以奏假為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
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
焉西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
於祭之時心之所思惟思神耳故知於祭之時

思而成之也。神以來格也。臯陶謨說作爾詔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取彼意以為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此之謂思成也。所以思五事先思居。後思樂。嗜者。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動之所。發也。所以所可見。是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度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內事難則保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真所為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御而己。未能至於深思。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剛則有出戶而聽之。是由無尸者。有闔戶出聽之事也。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馬餼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是祭有無尸者。故作記者言。又之也。○傳磬聲至世聲。○正義曰。傳意亦以磬為玉磬。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越。云聲之清者。辨其別言。依之意也。象万物之成者。以秋。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於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則尚臭。殷尚聲。郊特牲之言。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惟論聲樂。由其教人尚聲。故解之。○義。磬玉磬。○正義曰。此中說。

○禮

○禮

○禮

○禮

傳。原言磬聲清之意也。知是玉磬者。以鐘或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立。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夏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路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由玉磬尊。故異言之。○傳於赫。至然開。○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行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登相。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閔子。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亦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為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人。鍾。謂之鐘。是。大。鍾。曰。庸。也。以。數。為。鐘。盡。之。狀。故。為。盛。樂。馬。舞。之。容。故。為。閑。也。箋。云。數。數。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箋。嘉。客。至。扶。助。○正義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於。夏。禘。秋。嘗。冬。烝。註。以。為。身。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教。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宜。無。樂。故。春。禘。而。秋。嘗。註。禘。當。為。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夏。禘。引。王。制。夏。禘。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禘。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禘。冬。祭。祭。而。上。句。盛。陳。饗。樂。者。此。然。所。陳。愬。論。四。時。之。祭。非。禘。為。秋。冬。祭。文。直。取。烝。嘗。之。言。為。禘。百。紙。使。實。實。無。樂。而。禘。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成。欽。鄭。以。異。於。周。法。者。即。西。禮。為。禘。殷。文。必。食。出。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人。甲。故。言。未。曰。

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夫不得由也
重肅云言嘉客顧我及爾而來者乃湯為人之子孫顯大之所
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

中宗○烈祖烈祖有功烈祖疏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

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

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

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物之○箋中宗至

中宗○正義曰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孫

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

太戊為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亳有伴桑穀共生於

朝一暮六拱大戊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

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

義詩嘗說丞相任為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特祀古

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

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後毀非尊德之義與從

而不毀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朝而已鄭言殷六廟者

據其正者而言也禮誓命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

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

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

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

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我思成秩常申重酌酒

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
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意界之期其福乃只女之此
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於尊酌以
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豈之
厚○枯音戶疆居良反竟也下同酌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
重自用反下皆同王大下于况反竟音境本又作境深古亂
反齊則皆反亦有和善表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

麻亦有爭綏我眉壽詩黃耆無疆戒至駿物假人也總

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
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
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饗
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也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
者此由其心平世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
○駸子康反假毛古雅反鄭曰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爭
聞之爭注同假音安安也苟音苟總音總調音條裸音灌
音苟總音總調音條裸音灌

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顧予丞嘗湯孫之將

此祭由湯之疏嗟嗟至之將○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祀
功故本言之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作者述
成湯之功言其福流於後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
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言嘗常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福
天又重賜我商家以无疆境之期故得及亦中宗以此福所
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余祀之既
載清酒於樽酌以禋獻以其繫故之故神明賜之我祈焉而
成亦謂萬世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
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順
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愬
栗大衆而能敬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事訟者以
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壽考老無疆境
之福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未篆
其長轂之軹以綴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馬之聲則鏘鏘
然以其大札而來以獻國之所所有於我我受其政教之命
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乃國之福也故從天下平
又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亦每物豐多也言天使之福
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侯乃下與

大福無有一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承其之時
考乃由湯而為天子孫亦顯人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
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也鄭以
祭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考所以思得成也假無言謂
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
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饗謂神靈來饗之湯孫之將正
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特祭者當是中宗
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川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
宗子孫亦是湯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為異其文義畧
同曰博秩常至賓賜曰正義曰以常申尊尊尊官釋詁文也
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成之所欲成也知酌是酒
者以此說祭事而云既載清酒以饋是禮也禮記載事同故
也酌是酒也酌是酒也酌是酒也酌是酒也酌是酒也酌是酒也
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成之得成也神思來格故知齊讀如往
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
下之常福言湯之子孫常天下也既言常福又言重賜無
疆界福之長短天之所賜故知是天重賜之也及故之此所
所謂處所言中宗之得中與是天福之所及也此祭中宗
也故和汝者汝中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與之故陳湯
有常福以及中宗也酒者祿獻所用故知既載清酒於博謂

酌以標載案禮言周法標用鬱鬯般禮雖則不明其標亦應
用鬱而云用酒以標載者鬱鬯釀和為酒其鬱金草和之而
已愁而言之亦是酒也詩人所述舉其大綱非如記事立制
曲轉酒齊之異清醴之言可亦標載之用故即並舉標載以
充之傳戒至至言無爭也○止義曰言戒至者謂示肅敬
戒而全非訓戒為至也此舉也今守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
後大譯註文物入無言無爭者以謂侯之衆物也或有言語
於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義曰美至美焉
○正義曰祭之設護有大羹餼羹何和不實以醴羹而以為喻
諸侯有和順之德者以昭一○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
火醴醢監梅以醴羹黑肉燂之以新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以世其過君了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
美既成且平載言無言時弊有事彼引此和無言蓋君臣之知
則知以和羹為喻非實羹也下句為和錯衡者侯來朝之事
無一無登又美助祭之人故知亦有和也要其法侯來朝之事
臣而和也釋言假為升校易得以為假假為也此言禮之時
而臣也釋言假為升校易得以為假假為也此言禮之時
得禮故細美也當小其為至敬大○正義曰此謂在車之饋
非直意也此已微言為醫之意故云言文德之附也或有言

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其聲
以顯之傳訓假為大而其義不明但祇傳是諸侯之車以享
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足來朝之車當謂以大禮而來朝
也。箋約祇至歡心。正義曰祇者長較之名約謂以絳色
纒約之故云約祇較飾也。朱色言約祇錯衡又與此同傳云
朱而約之則此亦當以皮纒約而朱來之也。鄭於秦風駟識
之箋云置焉於纒異於乘車禮記注云焉在衡則鄭以乘車
之焉必在衡而此之焉在纒者以在纒無正皮而較
周或異於後舊說以為在纒以示不敢質也。言箋較金飾者
考江記云容較必直陳箋必正注云箋較約也容較者治較
為之形容波言箋較即此約祇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較
金飾錯衡之車也。郊金飾者以采色約祇錯衡與較車有與
連文更責貌則波是金較彼為金較則此亦金較知約祇錯
衡為金飾也。案春官巾車之職金較同如以封則王子母弟
同姓公侯乃得乘金較耳。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
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較舉其尊者言之耳。假之為升乃
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於五故易傳以假為來朝升堂也
朝必假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
祀又傳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止
義曰箋以說示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
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
為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相考來至來享嘉薦然
則音為格故訓為至也。○箋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
宗在守宗崩後當是宗子孫而云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
篇以湯孫為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而美湯之
為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白為祀高宗也

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
宗玄孫之孫也南離雜之因又懼而

脩德。祭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祭於
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喪祭一禘一禘
春秋謂之大事。○玄鳥玄鳥燕也。一名凱音乙祀毛上如字
鄭作拾尸。反三年喪畢之祭也。雜古且反之異尚書云高
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是也。後按又反與息列反與
之始。佐也。本又作作。同又作高。言字也。後放此古者喪三年
既畢禘于大祖明年禘于羣廟。一本作古字君喪三年既畢
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
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禘來一禘是後本也。

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玄鳥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其以祀為禘謂高宗崩三年喪畢始為禘祭於契之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經本云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丁孫子無二勝服四節來至百餘所歸言高宗之功澤流後世。因禘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禘以愬之毛無禘字之理未以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禘祀但所述之事自有賡矣耳。○
正義曰知此祀當為禘者以經之所謂陳乃。上云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君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領上祖。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澗甲甲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形曰初平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立其廟為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比之時殷衰而復興禮變而復述高宗之故謂之高宗是殷道復興表顯立號之事也。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時廟之主始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禘祭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

九十三 守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洽百王通義則殷之禘祭三年一為而必知此崩而始禘者。以序云禘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禘則毀廟之王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非合食於太祖使禘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禘高宗明是為高宗而禘禘故知是崩後初禘於契之廟也。既言崩而始禘因禘禘之先後及言古者君喪以下以明禘禘之疏數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禘禘三年喪畢治於太祖明年春禘於時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禘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彼一禘真言與此正同而公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禘禮也。此及禮注所言禘禘疏數經無正文故鄭作魯禮禘禘志以推之其言云魯禮公以其子十二年秋八月薨閏二年五月而吉禘此特魯父使勝殺子般之後閏公心懼於難務自薄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閏二月十一月禘除喪復四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譏其速禘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閏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無恩也。魯閏公二年初公魯禮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耳。般祭六年禘故八年禘曰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也。故禮記云魯禮公以其子三年冬十一月禘文一年秋八月禘魯禮公以其子三年積二十一月禘除喪不禘故明禘禘云八月丁卯如大

事於太廟... 公以十八年春二月薨... 之後五年而再殷祭... 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 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 歸氏薨十二年夏五月... 平丘公不得志八月... 拾故十五年春乃禘... 武公乃二十五年傳... 二十三年拾二十五年... 不同學者說傳其間... 秋者書天子諸侯中... 是非故據而述焉... 記注焉魯禮三年之... 也宜也八年皆有禘... 在六年明矣明堂位... 君考校禮禘禘禘數... 是春秋之經而於禘... 年經書大事於太廟... 拾則知閔之吉禘之... 時有變父之難君子... 為禘而五月又禘... 從吉故知明當異歲... 禘去前禘當五年矣... 三年矣文公以二年... 與禘當異歲也鄭以... 注皆為定解仍恐後... 年再殷祭先禘後禘... 無義例也春秋謂之... 春秋或謂之禘或云... 此或云古者君喪三... 此之後五年而再殷... 言則此不當獨有... 也定本亦無此文

天公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亡

玄鳥... 辛氏... 以玄鳥至而生焉... 者謂殷遺如城氏之... 商堯知其後將興... 也而受命國日以... 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亡

天意○若莫剛反後同娥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
郊襟音梅本亦作高襟郊力管反毫傍各及地名 古帝命

武湯正也彼四之方命厥心番有九有正長

也九有九州也也云古帝天也云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
使之長有或賦焉政於天下方命其君謂編告諸笑也湯有

○長張文反下同編音血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高宗也 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宗與湯之

○解音懈 武丁孫子 武王康不勝龍旂十乘

大糖是承勝丘也 云交龍為旂精赤也高宗之孫

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 承赤纒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

同勝毛音并鄭式證反垂繩證反注同糖 邦畿千里維

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畿疆也 云止猶居也肇當作

負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六負均何任

祚祚衆多也 負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

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 祚祚然衆多其所負於殷

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 百祿是何

當擔負天之多福 假音格下同祚巨移反或上之只之二

反負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為何水本或作何何音河何可

反本亦作奇音同鄭云澤質也下篇何天何朝直適反擔都

篇同 疏 天命至是何 毛以為契母簡飲於春亦玄鳥
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 天命此玄鳥使卜而生此高國
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王其國暗黃六芒芒然既德言天命
生商又指陳商興之節古之大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命
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長有其二地天既命成湯為長
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地
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了孫又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
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 若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
子也此武丁為人之子孫 行其先祖武德之王善為人之

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
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
承而進之言高宗澤及天下故子孫祭之得萬國之歡心也
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無疆之狀殷之邦畿內內地
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為政
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為已有由北能有彼四海
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祀祀然效甚衆多此衆多
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何之禮物然言其
無不靈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肖其道則殷之受命皆
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稽員之高宗靈殷之道能為四
海所愛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為簡狄吞卵如生契故
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正其彼四方言長有邦域為政於
四方又以奄為覆言覆有九州為之子也又受命不念在武
丁孫子謂行之不解念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與湯之功
去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念也武王靡不勝謂
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
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兆或彼四海謂正天下之經界為
營兆境域以至於彼四海也宗云維何言諸侯大至斯言維
云何乎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惟此為異
餘文義畧同○傳玄鳥至大貌○正義曰釋鳥云燕燕也

正義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色玄故又名為玄鳥王氏不信歲時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
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
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禘之禮也大戴禮
帝係篇篇說帝嚳下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云有娥氏女簡狄
則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
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
祈郊禘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
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玄
鳥至而生焉記其所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
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甚自天
來然月令季春載勝降于桑土云是時指在桑言降首若始
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跡畫為九州
是芒芒為大貌也○箋天使至天意○正義曰鄭以中候契
握云玄鳥翔水遺如流成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
行洛見玄鳥隨其卵簡狄取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
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箋之以此易傳也書序云自契至
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
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也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
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夫其傳或不
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

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南謚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南謚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謚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格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謚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皇南保轅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寧陵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丘墳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孟子稱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則湯之初國猶尚小耳言日以廣大茫茫然謂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述成湯而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濤正義長至九州○正義曰正長釋詁文或有者言封域之內皆為已有非訓域為有也言九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南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義曰湯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克稽同也舌天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然天為古帝也方命其若謂於四方之國方方命之故為編告也○諸侯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彝人道言云編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編聞是編告之也○傳此丁高宗○正義曰作詩所以稱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補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丁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度明○正義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以天下之入王業之重創業堪難守亦不易故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

卷之十一

前卷之三

十七

五

行之不懈怠也又解北詩主頌高宗而美高宗子孫者言高宗與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能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言其子孫也。或交龍至大國。正義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大。指是承謂奉承助祭祭之衆盛唯黍稷耳。指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殷禮既。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饋以助祭也。勤禮曰侯氏禪冕乘。墨車載龍旂孤羈乃朝往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亦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土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乘墨車也其有道路則隨其尊卑故勤禮記云偏駕。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偏駕何姓金輅異姓象輅。偏華輅番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連以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畿疆。一義曰畿者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下由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海為境域也。箋肇肇當至及外。正義曰箋以肇域共文當謂界域營兆故轉肇為兆言已今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下之經界以四海為兆或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傳景大負均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詁文負背周匝之言故為均也荷者在負之義故為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負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何之潤物然言其露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同轉負為云何為何者以類弁旣醉言維河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負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負字同故湯傳也上言兆域彼四海以四海為界也既言四海為界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四夷貢獻也。維言何乎將故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問端也。荷任。以擔負之義故言擔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三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大禘郊祭天也 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計反王云穀祭也王 疏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

者于况反又如字 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 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

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

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士

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

呂為之禘 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

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

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詩但作者主言天

德止述商有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

肅以大禘為發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 毛氏既無明訓未

知意與諸同 箋大禘至是謂 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

而郊實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

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表約 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

殷制則殷之夏宗廟亦名禘也 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 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

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如此 入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

祭乃是天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 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

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動 經林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

非天皇大帝也 且周頌所詠 厥神不率皆無圓丘之祭殷人

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 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

禘也 時祭所及又非宗廟 夏禘也 五年殷禘鄭於禘拾志推之以

為禘祭各就其廟今此篇上 述商國所與之由歷更前出有

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 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

而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 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

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 以證之所引者禮記小記及大

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 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

上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太微至帝之精以生蓋則

一禘而赤則赤標怒黃則 含樞細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

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 蓋特尊焉考經曰郊祀后稷以配

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

如彼法則殷人之祖出於 計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

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 易緯稱王王之郊一兩夏正故知

刻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問此云案祭法殷人禘
而郊實又喪那小記及大傳皆云王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大帝以魯配之然則此詩之精
亦宜以為圓白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
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
大禘宜為圓白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
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帝祖之所自出
者注皆以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大帝故云得無誣
乎祭法稱殷人禘而郊實此其郊天當以真配而不言真
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迷
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
之祭而辭不及稷何怪此篇不言真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
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宜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
之德宋無圓白之禮唯以郊為大祭日欲別之於夏禘故云
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安
得云宋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國之功時有作詩頌
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不惑而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
馬昭雖出鄭則其言非鄭意也然則非宋詩而樂記云編
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濬哲維商之發
宋承商後詩歌商非謂宋人作之也濬哲維商之發

其行洪水其芒禹敷下土乃外六國是疆

既長也瘠深洪大也諸夏為外也也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也

見其候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大其音

峻音哲字或作哲音亡依韻旨疆居良反竟界也音

方門反音音圓徐下貧反身戶聲及下皆同音還又音圓

王知音音見賢遍反音音貞祥也音境

天下下况反下湯王言王之德音同有娥方將帝

立子生商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

文簡祇存取外而生契堯封之於商疏也音哲至生商

湯工因以為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也音同有

音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山父發音其音祥矣其祥之見

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城方將謂有城之國。方始廣大。思

帝德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傳

傳深至。墮均。正義曰。濬深釋言。文洪大。釋詰文。諸夏為外

對京師為內也。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

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箋墮當至為久。正義曰。箋云

深智乎維商家之德者。惣數商家深智。不拍。一。人也。禹敷

下土。與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始

有王天下之前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

後嗣克昌。是其王之前兆也。爾時已有前兆。即是父見其祥

正。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傳有城至生商。○

大釋言。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生立其子。商者成湯王

天。下。一。代。之。大。號。此。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故。言。契。生

商也。詩言商興。所由上。頂言契而已。上句乃述禹敷下土。○

以契。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

帝黑至。廣大。○正義曰。帝者。郊天之名。郊祭所感之帝。商是

求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紀。也。且。以。下。云。玄。王。○

得為。有。狄。文。大。故。以。為。禹。敷。下。土。之。○有。戎。氏。之。國。亦。○

六。中。有。城。以。國。之。大。小。非。復。家。之。中。而。言。及。之。者。○

用。之。第。三。○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六。見。簡。狄。為。大。國。之。○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遂言不越遂視既發

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箋

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言。不越。遂視。既發。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言。不越。遂視。既發。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言。不越。遂視。既發。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言。不越。遂視。既發。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言。不越。遂視。既發。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言。不越。遂視。既發。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王。遂言。不越。遂視。既發。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

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舜
之東云襄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
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屋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
禮三公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
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
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率履
不越之象是連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故云使其
民循而不不得踰越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即長達之驗也

土烈烈海外有截
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契云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右之世承契之業

入心而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

服一有整齊○相息亮反主相上皆同截才結以長張文反

截至整齊○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為齊也相

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故云居夏右之世承契之業

契到四國相土嗣之止為一國之君而已不得威行海外今

言論公為王官之伯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汝爽輔周

之是二官之伯分界西得征之所職之方或孫子威烈

而治言方烈烈之威則相土在焉為司馬之職

春秋者亦以之為司

帝命不違至乎湯

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

一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湯齊如字浸

不違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

下土尊賢其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聰明言暇天

下之人遲遲然言急於已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也天

於是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也○日躋子為之鄭注

禮記鄭注為湯躋讀此為日躋齊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暇也

徐云毛音格鄭音暇索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

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抵諸時反下士遐嫁反

帝命九圍○正義曰上陳玄王用論商典所出此下皆

述成湯指言典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事自契之後世世行

而不違矢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合

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土尊賢其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而不遲也其聖明恭敬之德曰升而不退也以其
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
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王也。傳至湯與天心齊。正
義曰：至湯者調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
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漸大之意也。言帝命
即云湯也。故知湯所與齊唯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
德此道也。傳以此為湯齊其分明明矣。而孔子問居性云詩
言湯齊為湯路者言三家詩有讀為濟者也。箋帝命至天
心。正義曰：契无受命之事矣。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
智之性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
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與父祖未有王也。而云其德浸大者以
言其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亦浸
不能漸大也。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為九州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更規圓然故謂之九圍也。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

綴旒也。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傳曰：天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傳外至九州。正義曰：路升釋詁文謂九州

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亮反下篇同。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

疏。受小球至是道。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
謂三。受此二玉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

荷負天之美善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善之由。湯之性行不
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事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
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衆之歸於其德。而歸之福祿聚
歸能。此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
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旒。旒之綴綴著於纆餘同。傳曰：五至

流章○正義曰禹貢雍州厥貢球璣珉珉玕珉球為玉之名也

綴之○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流旒者

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冕綴備至者焉○正義曰力則

云衣裳統綉紉縠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

公羊云君若贊旒然言諸侯反擊為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

與彼司所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

也說文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

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

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

玉謂尺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葵首

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

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摯大圭執鎮圭守五采五就以朝日親

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

水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車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尊

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尊也

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流終結其為也定本云如旌

旒之繆旒者善此言執圭摯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者此謂國公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

王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也重以小

為貴是為在國也

受小共六共為下國駁走何天

之龍共法駁大毛厚龍也箋云共執也小共人共猶所執也小共人共猶所

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音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音檢

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音莫邦反徐云鄭音武音檢

叶拱及龍韻也龍

數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疎

百祿是總難恐缺懼也箋云不震不動不可驚也○傳音字亦作數難奴版反疎小勇以總子

孔反本又作駮音宗

疏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云大王之法也又言成

之法於諸侯成諸侯之性行為下國之大也厚能荷負天

之知道也又述成湯之行能荷天之知道也湯之序進其

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不疎所以使顯嚴克平天下百眾

之祿於足物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知道也○疏以爲此又

覆述上章言湯受小玉而執之受大玉而執之執此二玉與

諸侯會同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祭龍德同

○傳共法至寵和○正義曰傳讀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洪也
駿大龐厚釋詰文龍之為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為執
圭摺珽與諸侯為法也言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
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
天之和道也○箋共執至之謂○正義曰拱執釋詰文以此
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至之謂○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
摺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摺之而言執者將摺亦執故同言拱
也又以上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龐亦是諸
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之英俊厚德之君
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採為美譽則此宜
為榮名且韻宜也

則莫我敢曷

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曷害也箋云有之
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

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與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
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旆蒲具反鉞音
越中張

苞有二葉莫遠
仲反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
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遂達於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

韋顧既伐日比吾夏桀
有韋國者
有顧國者

有昆吾國者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弓吾皆已姓也三國黨
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韋顧二
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

疏
武王至夏桀○以為上言成湯
作韋鼓已音紀又音祀

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
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
害之者又述成湯得罪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
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葉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

根本之上有三種葉餘承藉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
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無所歸依故九
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惟有韋
顧昆吾之與夏桀羣惡既盡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之

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羣惡既盡天下廊清成湯於是乃即真
為天子○鄭唯以苞為豐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
不能遂達故九州歸湯餘同○傳苞本葉餘○正義曰亦稱
繫于苞桑謂桑本故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顛本之有由葉謂
本根已順更生枝餘故云葉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
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殺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

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箋苞豐至截然。正義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葉葉者樹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葉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伐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為三代故云天豐大先三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為天子與二王之後尊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三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藉餘緒國大禮盛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湯美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莫達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箋韋豕至時誅。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已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與為伯也。為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黨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之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言既伐足明下句亦是伐作文之體句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莒弘曰毛得必亡是見吾稔之日也。多言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是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亡則亡日也。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天子降予卿士

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

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命而予之下予卿之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中如字又張仲反。撓女教反一音。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衡伊尹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疏

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疏昔在至商王。○毛以為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國有

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士者實為阿衡之官實

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為昔在中世謂相土

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為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
皇天子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撓敗○正義曰傳以業為
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體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立
王相士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
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
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為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
成二年左傳文引之者證震得為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
○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大者成湯佐命之臣也
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
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既受命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
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
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
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
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疏

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
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卒章七

林宗公
寺流二十之四

九

至高宗○正義曰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
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中興殷道德伐荆楚
脩宮室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
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
其告曉荆楚卒章言其脩治寢廟皆是高宗也
宗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

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

捷疾意也殷武殷王
武丁也荆楚荆州之

楚國也深深裒聚也箋云有鍾鼓曰伐深入也殷道衰而楚
人叛高宗捷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
之隘克其軍卒而俘虜其士眾○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深
面規反說文作深從內米云冒也阻莊呂反險也裒蒲侯反
冒莫報反下同隘於懈
反穿也俘音孚囚也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箋云
緒業

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勅整
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處昌慮反下同
捷彼至之緒○毛以為捷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又言
其疾之意乃能奮揚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
內聚荆國之人眾俘虜而以歸也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
有截然而齊整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

為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為冒又以湯孫之緒為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也傳捷疾至哀聚○正義曰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述高宗而言殷武故知是殷王武丁也定本直云殷武封熊釋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其何也采者深入之意故為深也哀聚釋詁○箋有鍾至士眾○正義曰有鍾鼓曰伐莊二十九年左傳文以其遠入險阻宜為冒突之義故易假為冒也僖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為池雖君之眾無所用之服虔虔云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今言冒入其阻故知踰方城之隘戰勝必當俘虜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眾也○箋緒業至劫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緒得為業是乃湯孫太甲以下皆是言高宗此功同於太甲之等殷之緒賢王之功也太甲以下皆是湯孫故言之等以包之傳於那篇言湯孫者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維女刺楚心國南鄉昔

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曰商是帝鄉所也箋云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荆州之域居中

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也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氏切而背音佩疏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故知在西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廿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謂外之藩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荆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

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天命

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

穡匪解辟君適過也箋云多眾也亦辟穡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眾君諸侯立都於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時楚不脩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多辟音壁下同注放此王音辟邪也適值革反徐張年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

解注同朝疏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直遙反

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

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

非得有解情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

諸侯之職不朝見王也○箋禹平三苗然正義曰禹箋以

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

成五服至於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上敷土既

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而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

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

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

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

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

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

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

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結西米者是甸服

之外特為此數其後服之外每言三二百里者還就其服

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為

之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

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摠諸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

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

疏

天命至匪解○正義曰此亦責楚之辭言上直遙反

尚書卷之四

十一

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
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
七里乎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若五服之廣猶是堯
之舊制何弼成之有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
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四境為五千耳於若其四面
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乎漢之孝武德非
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
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此乃所以為證非所以為
難也肅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逮於漢武乎何其取言之非類
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
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
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之域驗
之於山川之圖則廣方里為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嚴

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箋云下遑暇也天
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惟罰不怠惰自暇於
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七由
七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仰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僭

子念反王天疏傳嚴敬至封大○正義曰嚴敬釋詁文襄
下子況反疏二十六年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不

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詩故知不僭
不濫謂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為封豕長
蛇是封為大之義○箋降下至之義○正義曰降下遑暇釋
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侯契握曰若稽古湯既受命與王
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
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
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
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責楚之辭說成湯有明德
而王天下矣明是於時楚僭慢王位故告曉之

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邑

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然可則於四方之禮中正
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
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疏此又責楚之辭言商王
重告曉楚之義○重直用反疏商邑至後生○正義曰
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
也赫赫乎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義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

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二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我以為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

明德故告曉之**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

方斲是虔松栢有挺旅楹有芟寢成孔安丸

易直也遷徒虔敬也挺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榘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斲而遷之上斲於榘上以為楹與眾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世教得其所以政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道故新路

寢焉○斲音短注同斲陟角反說文云斲也虔其連反爾雅作榘音角挺丑連反又力鱣反柔榘物同耳字音鱣俗作

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疏**陟彼至孔安○毛以為為高

寢廟者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者於是斲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

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為屋之椽栢有挺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宮既成王居之

而甚安矣美其能脩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榘又為榘言正斲於榘上又以旅為眾唯此為異餘同○鄭丸丸至路寢

○正義曰易直者言其滑易而調直也徒謂徙之來歸也虔敬旅陳釋詁文栢者椽也椽以長為善故挺為長貌王之所

居路寢是寢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閑義挺為栢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王肅云栢楹以松柏為之言無彫

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箋榘謂至寢焉○正義曰榘謂之榘釋宮文孫炎曰榘斷材質也以其方論斲研楹栢不宜

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云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釋也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

斲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寢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

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為施政教得其所也今美高宗之能

脩寢廟明是前王有廢政教不脩寢廟者也案殷本紀盤庚

崩弟小辛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

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

脩廟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

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之四

今上建元之秋八月榕鼻潘君若部

贈予宋奉十以詩疏惜尾短每頁同年

黃堯困部曾為搜羅補之堯困精于字

本謂牛極已不可多以予不若請求此佛某

林

卷之四

十四

詠翻閱嘉慶元年冬十月殘夫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附釋音毛詩註疏/[漢]毛萇,鄭玄,[唐]孔穎達撰;
[唐]陸德明音義.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1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102-2

I. 附… II. ①毛…②鄭…③孔…④陸… III. 詩經—
注釋 IV. I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90809號

ISBN 7-5013-3102-2



9 787501 331024 >

書名 附釋音毛詩註疏(全十六冊)
著者 [漢]毛萇 鄭玄 [唐]孔穎達 撰
[唐]陸德明 音義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〇四·七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102-2/K·1379
定價 九七六〇圓

